



石油魂。 视觉中国 供图



秦淮河畔芋苗香

赵曼钰

踏着青石板,走在街灯通明的城东小巷中,暖黄灯影将夜里的秦淮河染上了金绸的色彩,洋洋溢酒地晕染了整条河道。路上的行人或双手插兜缓步徐行,或随意倚在栏杆上,欣赏着河畔的景色。水波荡漾,如杯中中之酒,我趁着将醉未醉之际,拐入一家小店,稍作歇息。

小店的灯光是暖黄的,和巷子里的灯光浑然一体。走到柜台旁的一方黑木桌前坐下,仰头看着张贴的食谱,问店家:

“哪个卖得最好?”
“桂花糖芋苗,我们这里的招牌。”
“那就来一碗吧!”

环顾四周,其他食客也大多点了糖芋苗,满满当当的一碗,用青花瓷碗盛着,依稀听见几声赞叹,心里不禁多了几分期待。过不多久,我的那碗也跃上了桌,乍眼一看,红彤彤亮闪闪的,顶上撒着十几朵金黄的桂花,仰面躺在浆汁上,散发着幽微的清香。仔细看时,却发现现在浆汁之下,还有几只探头探脑的小东西,想来那便是芋苗块了。

把着勺子轻轻伸入碗中,感到一丝轻柔的阻力。浆汁用藕粉调制,浓郁黏稠,厨师的长勺一摆,一整团掉进碗里,而勺子几乎不沾。藕羹本是白色,出锅前加了一小撮鹹与红糖,才由乳白色神奇地变成了红褐色,如同往那抹了粉的白净的脸庞上染上一抹绯红,这绯红在不断地煮制中愈发深浓,最后盛出时,则酿成了甜蜜与温情。用勺子舀起一小块芋苗,圆滚滚的煞是可爱,嘴巴轻轻一抿,芋苗块变成了芋苗泥,不必嚼,舌头一搅就咽了下去,只剩唇齿之间淡淡的芋苗香气,夹杂着丝丝香甜,那桂花的清香竟完全被掩盖了。

只一口还不觉真味,又从碗中舀起一勺,碗里便多了一个凹坑,又慢慢地弹平。将芋苗和着浆汁一并送入嘴里,动用全部的味蕾,静静感受桂香、芋香、藕香,然后甜味席卷而来,吞噬了其余的味道,软绵的芋泥和温润的浆汁混作一团,缓缓流下咽喉,心底油然而生一股暖意。此后便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地吃着,像是要将这份温暖紧紧攥在心里。

小店虽小,食客却络绎不绝。邻桌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捧着青花瓷碗,鼻尖沾了点藕粉浆汁,正用水勺戳着圆滚滚的芋苗块偷笑,母亲伸手替她擦掉嘴角的糖渍,瓷碗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斜对角的老人慢慢舀着浆汁,喉结随着吞咽轻轻滚动。在老板的招呼声中,几碗糖芋苗上了桌,食毕的人们带着笑迈出店去,有孩童攥着没吃完的芋苗块蹦跳着跑向巷口,铁圈在青石板上滚动的“咣当”声,混着河面传来的岸边风声,渐渐飘远。

从镂空的木窗望出去,是在夜色里静静流淌的秦淮河,它流过小巷,流过春秋,流过金陵城的荣辱兴衰。而桌上的这碗糖芋苗,如同一叶小舟,带着桂花的芬芳,寄寓着对安乐生活的向往,于千年无尽的水波里,嗅得那缕甜甜的芋苗香,漂泊的情感便有了承载的容器。或许,这才是它令人难以忘怀的真正原因。

(作者来自镇海炼化)

六万里远行路上的石油魂

那是一样温柔的灵魂

我喜欢坐车。

小时候坐车,多半是去探亲、旅游,如今坐车,却多半是为了奔赴一场场仿若约定的远行。4年间,我的足迹遍布新疆、内蒙古、陕西、四川等9个省份,行程超6万里。

远方是路,更是人。在6万里路的沿途,我遇见过很多石油人,岗位不同,样貌不同,却无一例外都拥有倔强、勇敢而温柔的灵魂。这共同的灵魂,汇聚成一种石油人独有的精神气场和人格特质,更在岁月的打磨中形成了一种石油文化,构成了以“苦干实干”“三老四严”为核心的石油精神,更告诉世界,这就是石油人。

——题记



张迎亚

车刚驶过新疆库车牙哈镇,我们就进入了天山山脉。

4年来,我总在遥远的高速公路上遥望天山,却从未进入它的内部、它的腹心。

这当然不是南国郁郁葱葱的山,却也不是全然裸露、坚硬冰冷的山。它几乎全由覆盖着土黄、赭红、乌青色的土和砾石的岩层堆积而成,断层线和沉积线根根分明。

某些地段的山紧靠河流,然而河流早已没有水,只剩宽阔平整的灰青色河道静对长天。某些地段的山顶弯弯曲曲,幅度大的像驼峰,小的像被子一角的精致花边。

满目都是苍凉,满目都是地质运动的磅礴力量,我穿行于天山的腹心,仿佛置身于亿万年前的地质运动现场。同时,我也在想,在这里打井,地层的不确定性该有多大。

车终于在中原石油工程塔里木分公司70188队施工的迪北2井井场停下。井场背靠着天山,前面有一条小溪淙淙流淌。

我在这里见到了钻井工程师马克鸣。采访中,他每讲三句话,有两句要提到“郭师傅”。

“郭师傅,HJ517钻头和HJ637钻头有什么区别?”大清早,钻井工程师郭磊的电话就响了,听筒里传来马克鸣连珠炮似的一串问题。

“钻头标号的第一位数代表硬度,数字越大,钻头越硬;第二位数则代表齿的大小,数字越大,齿越小……”彼时,郭磊已奔波在休假路上,张口就是一通轻车熟路的流利讲解,马克鸣的心里立时有了数。

黄昏时分,郭磊的手机又响了起来,一份钻井故障报告跃入了师徒二人的对话框。

刚踏进家门的郭磊来不及洗去满身征尘,第一时间细细审阅:“文末的‘都正常’太过口语化,改成书面化的‘均正常’。”

在马克鸣为转正紧张备考的那段时间里,正逢师徒二人同时休假。马克鸣常常一遇到难题就把复习资料一夹,不打招呼就敲响了郭磊的家门。两个男人对桌而坐,一“补习”就是好几个钟头。学累了,同为音乐发烧友他们就往沙发上一躺,打开新置办的全套专业音响,品品音质,谈谈乐坛的新动向。

在每次井下复杂处理的难得空闲时,郭磊总是絮絮叨叨:“钻井工程师就是‘舵手’,掌握着全队的航向。所以第一,多看井史;第二,只要一有时间就睡觉,或者找个没人的地方吼几嗓子,把疲惫清空,时刻以最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

……

郭磊的指点细如发丝,无时无刻不在身旁,马克鸣珍惜极了。

这份珍惜,还源于这样一段曲折的情谊——

2016年,马克鸣在中原石油工程公司举办的英语培训班上初遇郭磊,两人被分到了同一个学习小组。

当时,马克鸣只是一名基层的井架工,而郭磊已是身经百战的钻井工程师。职位的差别并未带来隔阂,郭磊把自己对钻井生产的独到见解讲给马克鸣听,毫无保留。

培训结束后,学员们回到各自岗位,唯独这两人被命运带到了同一支井队,还成了师徒。

我环顾整个钻井工程师办公室。墙上的亚克力板上,一块小磁石贴了一张题为(I have a dream)的英文演讲稿,字里行间写满了汉语释义,那是郭磊打印出来供马克鸣利用零碎时间学习的。在师徒二人每日写日报必用的那台电脑的桌面上,有两张国际音标表,那是马克鸣特意给最近想学音标的郭磊搜索出来而设置成桌面背景的。

石油人之间的情谊就是这样,特别简单,又特别深刻。

夜晚,我们在野营房吃完了晚饭,准备连夜赶往库车。

山里的天黑得格外快,不过一顿饭的工夫,就消散了全部的光亮,来时路上的各色山石、岩层,全都看不到了。山里的世界,真的和山外不一样。这里不仅有一瞬间暗下来的天,更有突然袭来的山洪,常常会把通向外界的唯一极窄的小路冲得面目全非,拉水车进不来,运钻头的车进不来,山外世界的一切,全进不来。

可是,被一份简单而深刻的情谊牢牢攥着的师徒二人,在山中的每一步都迈得格外坚实。

这份情谊让我想起赵斌,普光气田的一位基层党支部书记。他亲历过站场硫化氢浓度瞬间升高那一刻的神经紧绷,看见过大巴山四季更迭里的一切奇幻景象,也时时刻刻把一串和家人一道求来的平安符拴在对讲机上,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跟随他在大山里奔忙。

这份情谊让我想起李勇,供电服务中心西北项目部榆济首站供电队队长。他日夜把守着1546公里的榆济输气管道的输气安全,手腕上长年累月戴着一根细细的红绳。那是他给媳妇买的一串金手链的赠品,贵的手链给媳妇,几乎不值一钱的赠品则自己戴着,一戴就是很多年。

铮铮石油汉,铁骨亦柔肠。纵使历尽风雨,石油人的心里,却总充满温情。这些温暖和情谊令他们成为一个更丰富的人,更支撑他们,去往这个世界上端流着石油河的任何地方。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诗歌

把光折叠进诗里

(组诗)

齐帆

把光折叠进诗里

把光折叠进诗里
让每一位读者,被晨光沐浴
带着尘世的露水,再次被疗愈
心也会因为光,再次重启美妙的节律
自由的舞蹈
有无尽的爱,风一样到来,化成更多的光
交织
在孤独深处,五湖四海将我们链接
每个人都是发光体,带着光晕、磁场
走过地球的经纬线
惺惺相惜

你我都是宇宙的孩子
一直被恩赐

做自己的太阳

未知的,都是阿拉丁神灯
灵修十年依旧懵懂
在更大的沼泽里,翻找真相
却有更深的救赎将我托起

时间的沙漏,把爱情过滤
闪电一样的伤疤里,全是硬硬的疼
深夜一次次抚平,失眠后的波澜
却依旧在梦里找不到出口

既然不能直面死亡,那就在烟火的人间
好好得活,活过疾病、伤痛
瓦解恐惧、哀怨和黑暗
做自己的太阳,每天升起一次
带着普照万物之心
让黎明开启
风雨、雷电、乌云和大风都不能篡改灵魂的程序
每一天都会输入无限的——爱和光
一个未亡人的歌,在身后的钢琴上
骤然响起

唯有爱

唯有爱可以抵达
我的山川,落日
唯有爱可以解开,我的坚硬、柔软,和孤独

唯有爱让我可以再次盛开成五月的北方
并有了——一片潮的荡漾
唯有爱
会让我沉睡和苏醒都是热带雨林的幸福
唯有爱,让我有了天使的笑,在一个人的暗夜
多出了翅膀和满屋子的星光
唯有爱,让我心甘情愿成为
幸福的一半,河流的一半,时光的一半
与你汇合,变得完整
唯有爱,让我患得患失地活着
并渴望一直在她的怀里
被抚摸

成为时针

是怎样的手穿过黑夜,抓住了
那些忧伤的星星
是怎样的冥想,越过眼睛
有了万水千山的气象和光的速度
是怎样的安静,让我成为时针
和你及万物有了一样的频率
有了无限延展的时空,看到海水怎样相连
让天空和海一样,深蓝,潮涌
而巨大的寂静,带着波纹
让万事万物隐去,把一颗心砌成变电站
变成无限的光抵达天空

(作者来自齐鲁石化)

散文

小书店的光

李晓

已是晚上10点了,老雷开的书店,灯光还亮着,他在等一个人来买书。

出差前夕,老侯叮嘱过,帮他留一本《傅雷家书》,他想再好好读一读。其实那本书老侯之前买过,有一年搬家时不知遗落在哪儿了。老侯是一个爱书之人,这些年来,他坚持到老雷的书店里买书,算是对老友的一种默默支持。

老侯来到书店时,已是晚上11点多。城市里突然刮起了大风,闪电划破夜空,惊雷在云层里霹雳作响,老雷说:“今晚就在书店里睡吧。”

风刮了又刮,老雷和老侯都没睡着,两人在风声里聊了一夜。

老雷的书店,在城市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旁边是一家洗脚店,有时一些醉醺醺的客人会朝书店里望一望,但很少进店里来。一边是感官的享受,一边是精神的滋养,它们是两条很难交融的河。

在高楼林立、车流滚滚的城市里,老雷这个只有50多平方米的小书店,实在是不显眼,书店的招牌也有点陈旧了。春秋书坊,这是我给这个书店起的店名,有一点古风漫漫,又如与读书人相伴的寂静岁月。20多年前,老雷是一个工厂的车间主任。后来离开了工厂,老雷有些茫然,有人建议他开一家面馆,有人建议他开间五金店,还有开矿的朋友联系他一起去山西、贵州采矿。一直喜欢读书的老雷,沉思默想之后,租下这间小房子,开起了书店。

起初那些年,老雷一年的收入比他当车间主任强。但近些年来,生意惨淡,让老雷几乎坚持不下去了。不过,房东是一位爱读书的面容清瘦的老人,很是大度地给老雷降低了房租。有天我去老雷书店里买一本张岱的《夜航船》,眉毛发白的房东老人正端来一碗青菜面条给老雷当午餐。

老雷的书店,大书柜里满满当当的书,感觉把房子也压得沉沉的。我有时半趴半跪在书墙里挑选书籍,恍然间真变成了一只蠕动的书虫。书香弥漫的小书店里,墙壁里渗透的也是书香,与一个好酒之人嗅到老窖里的酒香一样勾人心魄。

老雷的个体书店,一般早晨7点就开门,是这个城市最早开门的书店。老雷说,一些爱书之人如吃早点一样,一大早就要到书店里来裹一身书香,然后便一头扎入滚滚红尘的世俗生活里去。

我最初去老雷书店的那年,还是满头青丝,而今两鬓已泛起了白霜。这个城市里还有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人,进进出出书店,借着阅读消解生活的疲惫。

有一次老雷跟我闲聊,他说支撑自己把书店开下去的信心,是这个城市里的读者们。在很多读者网购书籍的当下,还有不少顾客,常常把书名开个单子交给老雷,让他帮忙去进货后再来购买。这是一种多年培植起来的信任,根须一样在书店里蔓延生长。

老雷的小书店,成为这个城市里的读书人心中停泊的一叶小舟。前年,老雷的岳母去世,书店耽搁了两天开门,几个来到书店的老顾客赶紧给老雷打电话过去。得知消息后,几个老顾客相约赶到老雷岳母的灵堂送上花圈,鞠躬悼念,一起帮忙张罗。老雷告诉我,他很感动,他和书店的一些老读者有亲人一样血脉相连的感受。

更让老雷感动的是,几个老顾客得知老雷艰难维持书店的事情后,找到老雷说:“雷哥,你可不要关门啊,实在撑不下去了,我们众筹点钱,帮你渡过难关!”老雷说,只要自己活着一碗饭吃,就要一直把书店开下去。

去年的一天夜里,老雷住在书店里,突然听见屋内传来窸窣窣窣的响声,起床一看,一只耗子正津津有味地啃着书。老雷后来就在书店里养了一只猫,耗子果然撤走了。

有天,我去老雷的书店,那只纯白色的猫“喵喵喵”叫着在前面给我引路,让我走到一排刚来的新书前,我一眼就看到了一本新书,那是刘震云刚出版的一部小说。难道这只猫也知道我的阅读趣味,还是它嗅到了一个书店老顾客的味道?

城里的寂寞小书店,闪烁着微光,这束微光,给我澄净的力量,也散发出岁月的沉香。

(作者来自中长燃公司)



烟花绽放。

曾黎红 摄